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軍 摠

(一)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37/24-2

RD45/13

638256

軍 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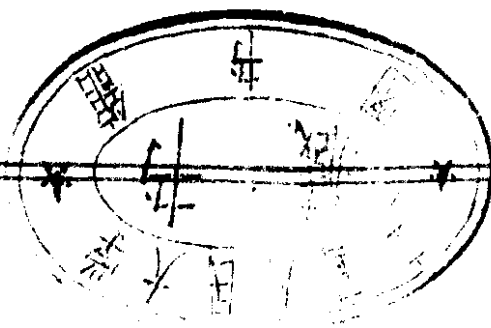
(一)

...史學... 輯... 註... 岐...

...樹... 王... 策...

中國史學會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編審委員會的說明（代序）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南方的粵、桂、湘、贛、北方的蘇、皖、魯、豫，各地農民羣衆因不堪虐政的壓迫，已紛紛起來，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這些農民軍，大大小小的組織非常多，其中聲勢比較雄厚的，在南方要算天地會，在北方則是捻軍。太平天国初期，一部分天地會員是同它合作的；捻軍的活動區域，和太平天国革命軍距離太遠，所以和太平天国並沒有什麼聯絡。但當太平天国勢力到達長江下游時，天地會已和它分道揚鑣，而捻軍倒和它結合起來，互相呼應。在天京陷落後，有一枝太平天國的部隊，正式加入捻軍，共同活動了三年多，給清朝反動統治以很大的打擊。捻軍是北方農民的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而忽視捻軍和其他反對清朝專制王朝的起義軍的活動，對於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也就不能看出當時農民革命戰爭的堅強性和普遍性。

對於人民革命活動，反革命者總是極盡誣蔑之能事，把一切事實都歪曲得不成樣子。由於革命方面的文獻和記述，本來就很少或根本沒有，即使有一些，也被反動的統治階級消滅了，因此要搜集革命史料，就不得不從反革命的記載裏去尋找。本書所搜集的資料，都是反動統治階級所寫的，內容非常反動。我們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使用這些史料；必需從它的反面看，從它的自相矛盾處看，從它的偶爾流露實情上看，從它的得意忘形供認罪行時看，小心謹慎地，避免受它的欺騙，這樣，革命的眞

實情形大體上還是可以看出來的。

本編輯委員會接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總編輯委員會的委託，編輯捻軍資料，約費兩年功夫才初步完成了這個工作。現在將編輯過程中某些情況簡單地說明一下：

● 第一，開始着手編輯時，本來打算從清實錄中把有關捻軍的『詔諭』輯出來，依時期排比，藉以看出捻軍逐年活動大概。又打算把一些有關捻軍的『奏議』從私人文集中摘錄出來，藉以瞭解這些人如何供認他們摧殘捻軍的情形。但在細翻『欽定勦平捻匪方略』之後，就理會到，這部書裏所載的『詔諭』比清實錄所載的要詳細得多，而所列『奏議』也比私人文集中來得完備，與其從清實錄和私人文集中輯錄已經刪節過的『詔諭』和少數人的『奏議』（若干人奏議是沒有專集的）倒不如翻印這部『方略』了。本來又想就清史稿、清史列傳、中興將帥別傳……等書，把摧殘捻軍諸人的傳，分別選錄下來。但在勘對後，覺得各書中的人物傳記內容大致相同，不必比較去選，就哪種書摘錄都可。而這幾種書，購買相當容易，摘錄重印，未免近於浪費。因此，本刊無『詔諭』、『奏議』、『傳記』三項。

第二，開始選錄的地方志，本有二百三十種。到整理時，發見有一些是重複的，如銅山縣志所記的百分之百都見於徐州府志，蓬萊縣志所記的也全部和登州府志相同，因而決定把重複的資料抽出。又有幾種內容空洞，如東平縣志、臨漳縣志之類，對於研究捻軍沒有什麼幫助，也把它們捨棄。至於私人文集，也有這種情形，如徐鼐未灰齋集，其中有幾篇是關於守六合的，不能說和捻軍沒有一點關係。但攻打六合主力是太平天国直系部隊，捻軍只是協助，力量並不大，而且徐鼐這幾篇文章中，多說守城情形，說捻軍極少，所以

就祇從六合縣志中選錄一篇，把從未灰齋所錄的幾篇統統刪去。以上都是已經選錄而捨棄的例子。還有就是在開始打算摘錄，到後來決定全部收入的例子。這祇有兩部書，一是豫軍紀略，一是山東軍興紀略。這兩部書中都有記述安徽捻軍的專篇，這自然是很重要的，應當摘錄的。但『土匪』篇中也有『土捻』包括在內，不能不選收下來。可是書中（尤其是山東軍興紀略）並沒有把『土匪』分清什麼是捻，什麼不是捻，於是怎樣刪汰的問題就來了。況且其他各篇，如『教匪』、『幅匪』等等，雖然各有名號，但尋繹起來，他們和捻軍幾乎都有聯絡，拋掉它們總覺得不大合宜。又因為這兩部書，北京之外，在外省是不易買到的，全部逐錄，也未始無益，經過審慎考慮之後，決定全部收入。

除了這兩個先取後去和先去後取的例子，還有就某種書上所載資料的去取問題。如地方志中，每將反動的地主武裝因對抗捻軍而戰死的人彙列一起，稱為『忠義』或稱為『忠節』，有幾十人的，有幾百人的，連篇累牘，印出來毫無價值，因而在開始輯錄時，就把這一類的文字，一筆勾消，概不入選。

現在再說一說本書的編排方式。

這部資料共分『綜合』、『地區』、『函牘雜文』三大類。在排列上並不拘於原書的類性。如在湘軍志中取其『平捻篇』，金壺七墨中取其記述河南捻軍在道光時的大略情形。所以，就幾種書說確是不屬一類，但就所選錄的各篇文字來說，它們是同一類的。又如第二類中什九都是地方志，但當中夾雜着豫軍紀略、河南軍情探報、知止齋遺編、從征圖記、從公錄……等十幾種非地方志性質的文集或公牘，並且在安徽方志中又放進一部山東廣饒縣志，這都是由於它們和各地地方有密切關係的緣故。至於第三類，絕大部

分是私人文集，在三大類中比較單純些。總而言之，這部資料是『類編』而不是『叢書』，排列上着重於所選錄文字的性質，而不着重於書的性質。這種辦法，想來對讀者不無方便之處。

這部資料，在選輯的各篇文字之首，都注明了它在原書的卷葉次第。又在資料之後附一『徵引書目』，注明卷數、著者、出版時期，有的書名下略加解題，以便核對和參考。書目是以見於這部資料中先後次第爲序的，不是依書的性質分類的。這種辦法，也是爲的讓讀者查對時更爲方便。

這部資料的輯成，雖然也費了一些心力，但以見聞所限，沒有蒐羅到的，當然還不在少數；而編排上，去取上，缺點也是很多。希望讀者多提意見，以便日後修正和補充。

捻軍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九日於北京。

捻軍資料叢刊第一冊目錄

第一部分 專著綜合

平捻篇	王闓運	一
求闕齋弟子記	王定安	二三
淮軍平捻記	周世澄	二二
霆軍紀略	陳昌	三七
磨盾紀實	周盛傳	二九
兩淮戡亂記	張瑞墀	二五

附錄

星烈日記彙要	方玉瀾	三〇
鴻雪因緣圖記	麟慶	三五
荏邑吉懸	胡學醇	三七
斯未信齋文編	徐宗幹	三九
蔣子瀟先生遺集	蔣湘南	三三

王文直公遺集	王東槐	三七
官豫紀事	鄭元善	三〇
蒙難追筆	柳堂	三八
庸齋內外編	薛福成	三六
庸齋筆記	薛福成	三七
蓑楚齋隨筆	劉聲木	三九
紙上談	李楊華	三七
詒癡偶筆	王士元	三五
椒生隨筆	王之春	三六
金壺七墨	黃鈞宰	三七
蕉軒隨錄	方濬師	三二
夢園叢說	方濬頤	三五
栗香隨筆	金武祥	三九
知非齋瑣記	杜松年	三一
遊梁瑣記	黃軒祖	三三
想當然耳	鄒鍾	三四

平定擒匪策	潘駿文	三五
勦擒十議	葛士達	三七
平擒善後議	葛士達	四〇五
擒匪芻議	黃恩彤	四〇八
平擒匪策	洪良品	四二二
平擒準括	謝綬名	四二四
林居芻議	王柏心	四二〇
勦賊	謝壽楨	四二三

平擒篇（湘軍志卷十四）

王闖運

擒之爲寇，蓋始於山東。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擒，蓋始於康熙時。其後擒日益多，淮、徐之間因以一聚爲一擒；或曰，其黨明火劫人，擒紙然脂，因謂之擒。莫知其本所由也。咸豐元年，廣西寇旣聞，朝廷尤重除盜。夏邑民士訴擒劫御史張澧翰，因發南陽盜劫事。有詔詰責河南巡撫，因並飭兩江、湖廣督撫摻緝，而壽州盜亦上聞。二年，李德巡撫山東，蘭山幅盜拒殺把總，其魁黨在徐、邳、費間。其時山東擒掠海州，安徽擒犯鹿邑、寧陵，而豐、沛、曹、單亦騷然矣。三年，安徽江南省城俱陷，宿、蒙、亳、壽擒滋甚，始命提督善祿屯永城備盜，周天爵駐徐宿鎮羣擒，工部左侍郎呂賢基治安徽團練桐城。盜有馬踰千匹，開歸擒分二十餘部。汝寧、信陽擒攻正陽，復掠永城，殺桐柏知縣潘樹霖，圍攻夏邑、沈邱。河南巡撫陸應穀自汝寧走保省城。周天爵薨，袁甲三代之治軍，穎、亳復命舒興阿以陝甘總督領軍駐陳州。舒興阿移皖北，牛鑑代之，統於河南巡撫英桂。五年，袁甲三以違例委調宿州牧得罪去，提督武隆額將兵屯亳州，總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戰守事。而擒首張樂行、李兆受之名亦稍有聞，清、淮防復急矣。張樂行起蒙、亳，犯歸德。以英桂代統武隆額軍。自是擒衆分五旗，率馳突徐、宿、曹、歸，防軍不能制。六年，增調江南軍將鄭魁士援宿州，仍以袁甲三助英桂，大徵西北兵。八月，甲三自永城進軍亳州，攻樂行於雉河集。擒趨潁州，皖、豫官軍夾屯，莫之禦也。十一月，擒復東走徐州，皆大掠而還。七年春，命勝保助英桂。擒圍固始，邳、郟盜復起。亳擒與袁甲三相持，南延霍邱、壽州，西北掠舞陽、葉、內鄉。擒復犯宜陽、嵩。英桂

赴禹、密、河南燧火相望。洪寇部黨亦結捻合勢，分掠廬、巢。勝保、袁甲三會師正陽關，始議招撫李兆受、苗沛霖以滅捻患。而勝保北屯潁州，過歸德、陝西軍防武關，捻入商南，殺知縣施作霖。安徽捻陷霍山，犯和、滁，東西幾二千里，皆蹂於捻。其冬，直隸開州、東明亦有捻游騎，滑、林、濬被其患。八年春，寇捻合攻固始。六安捻久踞城，分黨出掠，僥出僥入，軍疲於應。其夏，收六安，捻皆東趨，南攻全椒、來安、滁，北及徐、宿。英桂病還，瑛棨代爲巡撫。勝保援臨淮，苗沛霖始用事。袁甲三進宿州，李兆受歸誠，迎勝保於清流關，淮南北事解嚴。於是仍授勝保欽差大臣，整軍廬州。秋，捻入山東，圍單，攻金鄉。以總兵田在田提督史榮椿防曹、兗，增設歸德鎮總兵官，又遣總兵邱聯恩屯鹿邑，朱連泰出屯亳州，蓋河南尤弊於征戍云。商水北周家口者，瀕小潁河口，商驛通道，捻大掠而去，其勢益張。九年春，勝保奏劾袁甲三持重失機，詔以總兵傅振邦代之，統於勝保，副以都統伊興額。二月，捻自西華趨舞陽，破官軍於北舞，邱聯恩戰死，伊興額悉軍西援，振邦等劾以齟齬罷之。以協領關保督河南軍，抽天津海防軍，遣協領德楞額將屯曹州。夏，勝保移防盱眙，捻攻定遠，安徽巡撫翁同書退走壽州。冬，勝保以母喪歸，復命袁甲三代之。捻出歸德，自蘭儀渡河，犯定陶、東明，還潁州。於時諸將帥皆以回巢爲幸，騰章造捷，以內地爲盜賊巢自此始，其後直省皆引例焉。甲三至軍，克臨淮。十年春，改命勝保以都統督軍河南，關保副之；傅振邦督軍徐、宿，田在田副之；德楞額督軍山東，侍衛哈勒洪阿副之；袁甲三以欽差大臣專安徽，翁同書及副都統穆騰阿副之。正月，捻陷清江，殺淮海道吳葆晉，副將舒祥、漕督、河督等方置酒奏伎，倉卒走保淮安。言江蘇形便者，以裏下河爲膏腴，以王家營爲亢咽，至是人情大駭。詔奪聯英、庚長官。捻復還走，而河南捻趣鞏、洛，山西、陝西均備邊。罷勝保，以府丞毛昶熙還河南，爲團練大臣，南汝光道員鄭元善副之，兵事總於巡

撫，屬於關保，各省團練始重。秋，海防罷，畿南盜賊蠭起，捻犯濟寧，乃命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督軍捕討。捻縱橫荷濟間，山東大亂，德楞額軍敗於嶧。冬，專遣道員聯捷防河，得專奏事。僧格林沁至濟寧，奏言：捻衆繁多，其出掠，伺空虛，避官兵，以焚掠脅俘良民，黨衆日增，馬步數萬，列隊百里，兵少賊多，衆寡懸殊。如欲攻其巢，則相距一二百里外，井墮地赤，裹糧攜水，不能持久，退爲所逼，往往失利，十年以來未有能進軍接仗者也。臣軍萬二千人，請合傅振邦、德楞額二軍直攻老巢，蕩平醜類。文宗手詔以無後勁爲戒。十一月，捻屯鉅野，乘雪進攻之，乃敗還。關保以昏庸罷，河南軍事專於毛昶熙。徐州民士三奏請用伊興額，詔從所請。僧格林沁令諸州縣各築長圍以扞捻馬步。傅振邦病免，田在田代之。十一年正月，僧格林沁遣軍援荷澤，復敗還。詔責以勇往輕進。穆騰阿病免，總兵成明代之。捻自曹州趨鄆城，渡汶而掠泰安南北，伊興額及總兵滕家勝俱戰死。僧格林沁移屯汶上，捻遂圍青州。其時河南捻縱掠，連二十餘縣，西自南陽，南自汝寧，東界淮南界河，莫能定所鄉。巡撫嚴樹森以豫軍穴弱，思以湘軍法齊之，與毛昶熙不相中。山東民團亦相聚距殺官軍。捻西及浙川，張芾領陝西團練。勝保復出屯景州，將兵萬人，幸范羣盜北侵大名，滕嶧捻西掠。僧格林沁斂兵保鄒，山東巡撫譚廷襄出屯往平。捻陷曲周，掠威，東陷清河，殺知縣陳大烈。苗沛霖陷壽州。宿州捻勢盛，徐宿阻絕。僧格林沁遣詹啓綸募軍防清淮。秋，捻分黨北趨，山東、河南省城皆乘城守望。德楞額免。袁甲三極論捻事，頗咎僧格林沁驕愎懈軍。捻掠登萊諸縣，山東最富庶地也。僧格林沁方南下，沂、邳奏功，進爵親王，悉奏罷諸團練及防河大臣，委權督撫，以副都統遮克敦布代聯捷巡河，大順廣道王榕吉副之。勝保屯防京師。其冬，河北及鄆縣教黨次第撫定，命勝保移軍援穎，僧格林沁屯單。湘軍揚言進攻穎毫，於是羣捻頗多合洪寇部黨游奕襄洛，不復專

剿劫。僧格林沁遂連破亳北諸莊圩。同治元年春，潁州解圍。夏，捻陷宜陽，殺知縣謝仁溥；西陷永寧，別自內鄉入商州，陷鎮安、孝義。固原提督孔廣順禦之。藍田寇捻合陷渭南，殺知縣曹士鶴；東陷華州，直走澠池，還敗河南軍。時廬州克，安徽事定，將軍多隆阿將廬州軍，勝保將潁州軍，俱入關。僧格林沁督山東、河南軍防直隸、山西，四省督撫提鎮將兵大員均受節制。湖北出軍助河南攻捻屯。多隆阿進兵荊子關，羣盜迸散，進滅商南捻。捻還奔，北走盧氏，南趨棗陽，陷隨州、京山、應山，湖北大震。復奏請多隆阿還軍。袁甲三請病，李續宜代之。續宜母喪，臨淮欽差大臣遂罷。冬，逮治勝保，多隆阿兼統其軍。降捻宋景詩懼誅，請隸雷正綰，至邵陽叛，渡河走山西直隸，而張錫珠亦先以降捻叛於莘。冠、渡漳犯大名，大順廣道秦聚奎戰死。宋景詩者，故堂邑劇盜，欲還與張錫珠合，以八百人行腹地，幾二千里，所過無留行。山東巡撫譚廷襄直隸總督文煜免，以閻敬銘、劉長佑代之；遮克敦布免，副都統成保代之。山東教幅棍諸姦民連結起於兗東。二年正月，僧格林沁攻捻雉河集克之，禽斬張樂行、姜台凌等。二月，冠、莘捻復渡漳犯大名，署提督寶山、成保皆以畏葸免。僧格林沁移軍攻捻淄川，分馬隊，遣恆齡助防大名。漕督吳棠遣軍攻捻沂、兗、亳、汝，捻並南趣麻城、蘄黃。三月，苗沛霖復叛，羣捻益張。夏，淄川克，移攻鄒教黨於白蓮池。七月，破平之。奏劾劉長佑誤軍機，致宋景詩不獲。景詩、張錫珠自去年冬陷武邑還，南自臨漳，北走邯鄲，東掠廣平、曲周，北趣平鄉、鉅鹿、隆平、新河，斜東至武邑、東光，乃直南奔，從張秋渡河，官軍追者皆若狂。長佑以總督重臣將兵躬追之，曾不能相及；或卒相遇，輒爲所衝突。穆宗初卽位，朝議但嚴責諸軍捕討，以一窮寇疲敝，畿輔馬隊自此羸困焉。僧格林沁移軍蒙城，討苗沛霖。十月，沛霖死，臨淮平。捻首張總愚等西掠南陽、襄陽。三年，僧格林沁自歸德西追捻，南至隨州、應山，湖廣總督官文出督軍，會於京山。以

護軍統領舒保爲前鋒，遇擒德安西，搏戰大破之，追奔入山谷間，騎步不續，擒回擊之，力戰死。舒保與多隆阿皆湖北名將，多隆阿堅毅，舒保純實。湖北有事，則驅之出，無事，奪其軍，舒保口未嘗言功，及其死，諸軍奪氣，戰事倚於僧軍。而僧王左右橫恣，求見者先納百金至四百金，視領軍多少以爲差。民有訴軍淫掠者，王蹙額曰：『若等離家來久，且宜徙民避之。』湖北民大失望。六月，江寧克，洪寇平，其餘黨合於擒。九月，攻黃安、麻城，至蘄水，陣亡大將石清吉，圍成大吉於蘄北。僧格林沁軍麻城，官文出黃州，詔兩江總督曾國藩援湖北。國藩奏言：大帥三人屯駐四百里內，恐羣盜輕朝廷，請發軍從官文，自駐安慶。擒掠廣濟而還，馬隊將常星阿再敗，僧格林沁退光山，再退鄧州，僧軍名望頓盡。蓋其初，轉戰追逐，皆未嘗與洪寇合戰，故恆以爲擒畏我，至是擒勢異矣。湘軍劉連捷，淮軍將劉銘傳，名將也，詔令徵其軍。僧格林沁以爲皆不能戰，奏止之。又曰：皖軍爲上，豫軍次之，楚軍爲下。毛昶熙聞之，大喜。所謂皖軍者，蓋臨淮諸軍也。擒犯南召、魯山，恆齡戰死。擒西北走尉氏。四年春，僧格林沁追擒至尉氏。擒西南走臨潁，旁掠鄆城，南走西平，西南走遂平，東南走汝寧，南走正陽、信陽，折北直還扶溝，東走睢，渡故黃河，北走曹，東北走城武、金鄉、濟寧、汶上、東平，東走寧陽，南掠兗州，東走曲阜，南走鄒滕、嶧，東走郟城、贛榆，阻海還，南走海州、沭陽，西走邳、嶧，北趣滕、鄒，還濟寧，西北走鄆城，渡河走濮，北至范，南屯曹州。凡擒所至，數日而僧格林沁至，或一日再接戰，輒有斬殺，然莫能大創之。朝議亦憂危，命曾國藩北征。四月丁亥，詔下。戊子，僧格林沁親攻擒屯，軍士疲怨，以王用法嚴，益懼且恨。擒拒戰，諸軍潰退，中軍被圍，保荒莊，至夜無所得食。僧格林沁率百餘騎潰圍，擒依林外設伏待之。短兵接，馬被矛傷，驚逸，僧格林沁墮，被八創死之。朝廷震悼，輟朝三日。京師驚疑，以爲擒且北犯，急召曾國藩赴難。羽書追督相望。山東、河南巡撫以陷王，皆

獲嚴譴。五月，國藩奏言：流寇剽忽，宜以有定制無定。僧格林沁能以數月歷五省，臣則不能也；非獨不能速援，且不能顧畿輔。故直隸宜有專防之軍，而臣軍以徐州爲老營，以經營淮、徐、海、兗、沂、曹、濟、歸、陳、廬、鳳、潁、泗十三府州。此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捻匪出沒之區也。金陵楚軍裁撤殆盡，李鴻章所部稍習北方，今惟劉銘傳、周盛波兩軍，尙須增募徐方之士，采買戰馬，加之訓練，扼賊黃河，又宜水師，爲謀迂緩，駭人聞聽。且臣之行軍，略師古法，逐日築壘，行必裹糧，日行率三四十里，此其萬難迅速者也。李鴻章聞之，以爲人心惶駭，宜先安定。乃奏遣潘鼎新軍由海道至天津。比至，捻已休息南還。張總愚自城武趨永城、宿州，西攻新渦陽，圍英翰大營。渦陽者，故雉河集，張樂行舊屯也。總愚樂行族子，自羣捻破滅，遂爲盜魁，合陳玉成餘黨賴文光，謀復踞淮北。英翰輕騎出走，大徵諸軍。劉銘傳、周盛波及河南將宋慶、安徽將張得勝等赴援，史念祖自圍中應之。十月，捻解圍，分走，西犯陳州扶溝，其一北自通許、睢考城、定陶、曹州至東明。山東軍十六營夾定陶南北而屯。國藩增調楊鼎勳軍，且檄潘鼎新軍移濟寧。其一南還新蔡，西踞唐、鄧間，攻南陽。九月，東明捻復自曹州東走城武，單豐國藩奏以劉銘傳屯周口，張樹聲屯徐州，劉松山屯臨淮，潘鼎新屯濟寧，兼飭河南軍屯鞏、洛，湖北屯隨、棗，以靜制動。唐、鄧捻掠寶豐、魯山，還長葛。豐捻還自虞城，圍睢、扶溝。官軍至，解去。國藩以攻捻皆尾追，今始得迎擊，更以張樹珊屯周口，使劉銘傳游擊，罷遣吉林馬隊，以休其勞。捻自扶溝分犯襄城、臨潁。十一月，東西背馳，東黨南趨汝寧，西黨南走唐、新野。十二月，汝寧捻犯光州，東掠固始，西掠信陽。成大吉屯麻城西南，部卒餉乏，燒營北應羣捻，大吉跳而免。捻遂入黃安，南至黃陂、黃州，西至孝感，所屯踞五百餘里，武昌戒嚴，劉銘傳赴援。五年正月，湖北軍將提督梁洪勝攻捻黃州，戰敗死。劉銘傳至黃陂，捻遯走，收其城。山東、河南民士習見僧王戰

平 擒 篇

者皆怪曾國藩以督師大臣安居徐州，謗議盈路。二月，國藩移濟寧。新野擒復，自舞陽、禹州至中牟，北犯曹州，東掠鉅野。黃陂擒自光州北至沈邱，周口屯軍出擊之，擒東鄉、潁州。鉅野擒北侵鄆城。三月，劉銘傳大破潁州，擒移軍赴定陶。起曾國藩爲湖北巡撫，汰湖北冗軍，增湘軍六千。鉅野擒南還城武，至睢寧、潁，北侵亳，以待講學士劉秉璋將軍助屯徐州，劉銘傳休軍濟寧。改秉璋及潘鼎新、楊鼎勳軍爲游兵，與直隸、山東畫地分防。四月，睢寧擒仍屯曹、徐界，亳州擒屯淮、泗間。五月，擒聚於徐西，分前後部，自虞城、太和俱掠陳州，攻周口屯軍，北至太康，皆西南走裕州，後部自上蔡、西平南走汝寧。七月，裕州擒攻南陽、新野，北掠南召、魯山，至汝州。增調鮑超軍趣浙川防陝邊，郭松林自隨州出桐柏屯唐。曾國藩自濟寧舟行泗、淮中，沂渦至亳，案淮南北民圩，曉以順逆，凡閉砦拒擒者奏獎有差。建議自開封至潁州，依汴渠、澠水挑濬爲守。河南巡撫迂之，未措意也。八月，擒合趨中牟，破河南防壕屯軍，復犯曹州。劉銘傳、潘鼎新軍要之鉅野北，大破之。九月，擒南走杞，東犯曹縣，西犯許州，自此有東擒西擒。東擒名者賴文光，西擒名者張總愚。國藩請疾，命李鴻章出駐徐州。十月，西擒自汝走宜陽、永寧入陝西商州，犯華陰。東擒走豐、沛，西還太康。十一月，詔曾國藩還本任，李鴻章代之督軍。國藩慚懼，三辭。東擒窺湖北邊，往來光、固、入麻城，趨孝感，陷應城、雲夢，遂攻德安。郭松林拒走之。劉銘傳至麻城，周盛波等至隨、鮑超還軍棗陽。十二月，郭松林追擒白口，深入中伏，擒生得之，以傷足委於道，逢舊部俘者負逃以免，其弟芳鈐戰死。擒進攻安陸。西擒敗陝西湘軍於霸橋，蕭德揚死之，諸軍皆潰，遂圍省城。張樹珊援德安，敗績，死之。六年正月，命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軍討西擒。是時湖廣總督官文坐事罷，其欽差大臣關防存武昌，宗棠自福建道漢口，因以授之。李鴻章奏言，漕督總清淮防軍，號令歧出，請悉聽欽臣調度。劉銘傳、鮑超合擊東擒。

於京山北。超失期，銘傳戰而敗。超背攻捻，銘傳收軍還應，捻退走，超追奔，大破之。超久爲名將，而銘傳新貴，與之儕，超固不樂。至是，銘傳咎超，李鴻章頗右銘傳。超既大捷，遂請疾解兵。朝旨五六慰勉，曾國藩、李鴻章函牘相繼，超稱病篤，所部三十營，分別留散，自此無霆軍焉。二月，劉松山破西捻於西安，捻走渭北。東捻犯麻城、廣濟、黃梅。劉秉璋等自英山至太湖，捻西走蘄水。湖北新軍將彭毓橘者，方平江寧，有大功。聞捻至，自黃州進擊，輕騎規寇，裨將提督羅朝雲、鄧泰福、王仕益、陳致祥、總兵彭光友、羅興祥皆從。或有諫毓橘宜持重，不聽。至溪潭度前岡，捻大至，遂前搏戰。捻鈔攻之，大軍初不知其遇捻，又營官半出無繼，陷圍中，與別將道員葛承霖均戰死。曾國荃所用大將，唯毓橘與郭松林。松林前敗，創發告歸，及毓橘死，新軍盡燬。國荃初奏言，宜引捻入腹地，蹴而殲之，其言不售，鬱鬱復病。三月，劉松山攻西捻於郿破之。左宗棠以湖北事亟，留屯德安。東捻復屯白口，東北出應山，周盛波等自北攻之，捻返走。總兵劉啓福見一騎被黃鞍，越澗追之。捻步從者矛中啓福額，負創馳逐益急，踰山七重，中槍死。俘者言，黃鞍者賴文光也。捻南走孝感，劉秉璋、楊鼎勳連戰不利。劉銘傳出黃安、黃陂，捻還白口，北走棗陽、新野。五月癸丑朔，犯唐縣，壬戌遂及鉅野。李鴻章諸軍皆在南，山東屯軍倉卒潰走。捻自戴廟渡河，殺東阿知縣周毓南，踰運隄，燒防軍屯，收其軍實。自曾國藩督師以來，運防未嘗潰，時議大喧。西捻西犯興平，東自富平合回黨北犯蒲城。東捻分掠寧陽、萊蕪。劉銘傳議蹙捻海隅，悉徵諸軍會青、萊、莒，驅捻入登萊。捻避山東軍，直東趨平度、萊陽，招遠、鴻章乃議守膠萊河。膠萊河者，元末海運時所開海渠也，首尾通海幾三百里，用守兵五萬人，戰兵四萬人，徵直隸軍五千，浙江軍五千，湖北軍萬二千，替運防。鴻章以膠萊渠北口沙善崩，謀築牆屬之濰水，欲盡發山東軍萬六千人分屯，巡撫丁寶楨不可，重違鴻章意，以七千人